孝經述注

孝經述註敘

孝經述註集唐元宗司馬文正公范華陽先生三家之註也自唐初司馬貞灼然正古文之僞元宗府臺孝經註依用今文十八章定本其註取鄭君王肅韋昭虞翻劉邵劉瓛魏真克諸家撮要竅兼約文敷暢註家之善者也註孝經者無慮數十家而文正公之指解華陽先生之說尤爲明白正大粹然儒者之言惜其誤信古文之僞竄易篇章增改字句寖失其眞朱子述汪端明之說孝經古文與尙書古文皆後人僞爲而所撰孝經刊誤參用古文今文未爲定論故述註之本一依今文爲訓也愚嘗病今之塾師敎學不讀孝經用是采擇羣言以貽來學述而不作不敢

作也嗚呼孝道之盛也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聖人治之於未然而犯上作亂之萌無自而起孝之不講豈細故哉愚年逾六旬輯爲斯註庶幾遂序黨庠朝益莫習匪獨學之助也經正民興之效其必由是也夫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立秋前一日山陽丁晏敘

男壽辰昌祺恩謹校

孝經述註

淮安山陽丁晏輯

第一章

仲尼居曾子侍

唐元宗曰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曾子孔子弟子侍謂侍坐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

元宗曰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言先代聖德之主能順天下人心行此至要之化則上下神人和睦無怨　司馬氏光曰天地之經而民是則非先王強以教民故曰以順天下孝道既行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故民和睦下以忠順事其上上不敢侮

慢其下故上下無怨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元宗曰參曾子名也禮師有問避席起荅敏達也言參不達何足以知此至要之義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

元宗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

教之所由生也

元宗曰言教從孝而生

復坐吾語汝

元宗曰曾參起對故使復坐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元宗曰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

傷　司馬曰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細細猶愛之況其大乎夫聖人之敎所以養民而全其生也苟使民輕用其身則違道以求名乘險以要利忘生以徇欲如是而生民之類滅矣故聖人論孝之始而以愛身爲先或曰孔子云有殺身以成仁然則仁者固不孝歟曰非此之謂也此之所言常道也彼之所論遭時不得已而爲之也仁者豈樂殺其身哉顧不能兩全則舍生而取仁非謂輕用其身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元宗曰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後世光顯其親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元宗曰言行孝以事親爲始事君爲中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於立身也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元宗曰詩大雅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厥其也義取恆念先祖述修其德

范氏祖禹曰人之爲德必以孝爲本先王所以治天下亦本於孝而後教生焉孝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基也君子之行必本於身記曰身也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身體髮膚受之於親而愛之則不敢忘其本不敢忘其本則不爲不善以辱其親此所以爲孝之始也善不積不足以立身身不立不足以行道行修於內而名從

之矣故以身爲法於天下而揚名於後世以顯其親者孝之終也居則事親者在家之孝也出則事長者在邦之孝也立身揚名者永世之孝也盡此三道者君子所以成德也

第二章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陸氏德明音義惡烏路反

元宗曰博愛也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元宗曰廣敬也　司馬曰惡慢於人則人亦惡慢之如此辱將及親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

元宗曰刑法也君行博愛廣敬之道使人皆不慢

惡其親則德教加被天下當爲四夷之所法則也

蓋天子之孝也

元宗曰蓋猶略也孝道廣大此略言之　司馬曰愛恭人者懼辱親也然愛人人亦愛之恭人人亦恭之人愛之則莫不親人恭之則莫不服以天子而行此道則德教可以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矣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元宗曰甫刑即尚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慶善也十億曰兆義取天子行孝兆人皆賴其善　范曰天子之孝始於事親以及天下愛親則無不愛也故不敢惡於人敬親則無不敬也故不敢慢於人天子之於天下也不敢有所惡亦不敢有所慢則

事親之道極其愛敬矣刑之爲言法也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皆以天子爲法也天子者天下之表也率天下以視一人天子愛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愛其親者矣天子敬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敬其親者矣天子者所以爲法於四海也詩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故孝始於一心而教被於天下慶在其一身而億兆無不賴之也

第三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元宗曰諸侯列國之君貴在人上可謂高矣而能不驕則免危也

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元宗曰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愼行禮法謂之謹度

無禮爲驕奢泰爲溢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音義離力智反

元宗曰列國皆有社稷其君主而祭之言富貴常在其身則長爲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

蓋諸侯之孝也

司馬曰能保社稷孝莫大焉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元宗曰戰戰恐懼兢兢戒愼臨深恐墜履薄恐陷義取爲君恆須戒愼　范曰貴者易驕驕則必危

富者易盈盈則必覆故聖人戒之貴而不驕則能保其貴矣富而不奢則能保其富矣國君不可以失其位惟勤於德則富貴不離其身故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所愛[illegible]者也能保之則為孝矣

第四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元宗曰服者身之表也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言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逼下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元宗曰法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　司馬曰君當

制義臣當奉法故卿大夫奉法而已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元宗曰言必守法行必遵道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元宗曰言行皆遵法道所以無可擇也　司馬曰擇謂或是或非可擇者也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音義惡烏路反滿如字

元宗曰禮法之言焉有口過道德之言自無怨惡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

元宗曰三者服言行也禮卿大夫立三廟以奉先祖言能備此三者則能長守宗廟之祀

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元宗曰夙早也懈惰也義取爲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其君也　范曰卿大夫以循法度爲孝服先王之服道先王之言行先王之行然後可以爲卿大夫不言非法也故口無可擇之言不行非道也故身無可擇之行欲言行無可擇者正心而已矣心正則無不正之言不善之行言日出於口皆正也行日出於身皆善也雖滿天下而無口過怨惡則可謂孝矣

第五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元宗曰資取也言愛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

故母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元宗曰言事父兼愛與敬也　司馬曰明父者愛

恭之至隆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古義長丁丈反

元宗曰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

以事於長則爲順矣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元宗曰能盡忠順以事君長則常安祿位永守祭

祀

蓋士之孝也

司馬曰君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皆舉

其盛者也禮庶人薦而不祭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元宗曰忝辱也所生謂父母也義取早起夜寐無辱其親也　范曰人莫不有本父者生之本也事母之道取於事父之愛心也事君之道取於事父之敬心也其在母也愛同於父非不敬母也愛勝敬也其在君也敬同於父非不愛君也敬勝愛也愛與敬父則兼之是以致隆於父一本故也致一而後能誠知本而後能孝故移孝以事君則爲忠推敬以事長則爲順能保其爵祿守其祭祀則不辱

第六章

子曰用天之道

元宗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

也　司馬曰春耕秋穫

分地之利

元宗曰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　司馬曰高宜黍稷下宜稻麥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illegible]

元宗曰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飢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　司馬曰謹身則無過不近兵刑節用則不乏以共甘旨能此二者養道盡矣

此庶人之孝也

元宗曰庶人為孝唯此而已　司馬曰明自士以上非直養而已要當立身揚名保其家國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

也

元宗曰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

范曰因天之道用其時也因地之利從其宜也天有時地有宜而財用於是乎滋殖聖人教民因之以厚其生謹身則遠罪節用則不乏故能以養父母此孝之事也庶人以養父母爲孝士以守祭祀爲孝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諸侯以保社稷爲孝至於愛敬之道則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第七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元宗曰參聞行孝無限高卑始知孝之大也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元宗曰經常也利物爲義孝爲百行之首人之恆德若三辰建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爲義也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元宗曰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　司馬曰經常也言孝者天地之常自然之道民法之以爲行耳其爲大不亦宜乎

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元宗曰法天明以爲常因地利以行義順此以施政教則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

遺其親

元宗曰君愛其親則人化之無有遺其親者　司馬曰此親謂九族之親疏且愛之況於親乎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元宗曰陳說德義之美爲衆所慕則人起心而行之　司馬曰陳謂陳列以教人興行起爲善行

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

元宗曰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

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元宗曰禮以檢其跡樂以正其心則和睦矣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音義好呼報反惡烏路反

元宗曰示好以引之示惡以止之則人知有禁令

不敢犯也　司馬曰君好善而能賞惡惡而能誅則下知禁矣五者皆孝治之具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眞曰赫赫明盛貌也尹氏爲太師周之三公也義取大臣助君行化人皆瞻之也　范曰天地之道順而已矣經者順之常也義者順之宜也天地順萬物故萬物順天地民生於天地之間爲萬物之靈故能則天地之經以爲行則天地以爲行者民也則天地以爲道者王也故上則因天之明下則因地之義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皆因人心也先之博愛者身先之也博愛者無所不愛況其親族其可遺之乎上之所爲不令而從之故君能

博愛則民不遺其親矣陳之以德義德者得也義者宜也得於己宜於人必可見於天下則民莫不興行矣爲上者不可不敬爲國者不可不讓先之以敬讓所以教民不爭也禮所以修外主於節樂所以修內主於和有序則和樂故樂由是生焉有序而和未有不親睦者也上之所好不必賞而勸上之所惡不必罰而懲好善而惡惡則民知所禁甚於刑賞故人君爲天下示其好惡所在而已矣

第八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元宗曰言先代聖明之王以至德要道化人是爲孝理

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元宗曰小國之臣至卑者耳主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　司馬曰遺謂簡忽使之失所

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

元宗曰萬國舉其多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元宗曰理國謂諸侯也鰥寡國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　司馬曰侮謂輕棄之士謂凡在位者

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

元宗曰諸侯能行孝理得所統之懽心則皆恭事
助其祭享也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

元宗曰理家謂卿大夫臣妾家之賤者妻子家之
貴者

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

元宗曰卿大夫位以材進受祿養親若能孝理其
家則得小大之懽心助其奉養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

元宗曰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懽心則存安其榮
沒享其祭

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元宗曰上敬下懽存安沒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而起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元宗曰言明王以孝爲理則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致如此福應　司馬曰使國以孝治其國家以孝治其家以致和平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元宗曰覺大也義取天子有大德行則四方之國順而行之　范曰上以禮待下下以禮事上而愛敬生焉愛敬所以得天下之懽心也以萬國懽心而事先王此天子孝之大者也治國者不敢侮鰥寡則無一夫不獲其所矣以百姓懽心而事先君

此諸侯孝之大者也治家者遇臣妾以道待妻子以禮然後可以得人之懽心而不辱其親矣自天子至於卿大夫事親以懽心爲大天子必得天下之心諸侯必得一國之心卿大夫必得人之心乃可以爲孝矣夫知幽莫如顯知死莫如生能事親則能事神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其理然也災害天之所爲也禍亂人之所爲也夫孝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推一人之心而至於陰陽和風雨時故災害不生禮樂興刑罰措故禍亂不作以天下之大而莫不順於一人惟能孝也

第九章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元宗曰參聞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
更有大於孝不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元宗曰貴其異於萬物也　司馬曰人爲萬物之
靈
人之行莫大於孝
元宗曰孝者德之本也　司馬曰孝者百行之本
孝莫大於嚴父
元宗曰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
大莫過尊嚴其父也　司馬曰嚴謂尊顯之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元宗曰謂父爲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

自周公故曰其人也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元宗曰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元宗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元宗曰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也

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元宗曰言無大於孝者　司馬曰武王克商則后

稷文王固有配天之尊矣然於尊顯之道猶若有闕及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以致太平然後聖人之孝於斯爲盛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音義養羊尚反

元宗曰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 司馬曰孩幼嬉戲之時已有親愛之心及其稍長則日加嚴恭明皆出其天性非聖人強之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元宗曰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致敬也抑搔癢痛縣衾篋枕以教愛也 司馬曰嚴親者因心自然恭愛者約

之以禮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元宗曰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

其所因者本也

元宗曰本謂孝也　司馬曰本謂天性

父子之道天性也

司馬曰不慈不孝情敗之也

君臣之義也

元宗曰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元宗曰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

司馬曰人之所貴有子孫者爲續祖父之業故也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司馬曰有君之尊有親之親恩義之厚莫此爲重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元宗曰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

元宗曰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

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

元宗曰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

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元宗曰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所不貴也　司馬曰得之謂幸而有功利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音義樂音洛

元宗曰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　司馬曰可道純正可傳道也

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元宗曰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元宗曰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　司馬曰容止容貌動止也

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元宗曰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元宗曰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　司馬曰言皆當極其尊美使民法之不爲苟得之功利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音義忒他得反）

元宗曰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

法則　司馬曰言善人君子內德既茂又有威儀然後民服其教　范曰聖人人倫之先也惟孝為大嚴父孝之大者也天子有配天之理配天嚴父之大者也聖人德至以加此惟生於心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故術其本而言之親愛之心生於膝下此其生知之良心親既長矣則知養父母而日加敬矣此亦其自然之良心也聖人非能強人以為善順其性使明於善而已矣愛敬之心人皆有之故因其有嚴而教之敬因其有親而教之愛此所以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其治同者因於人之天性故也父之愛子子之孝父皆順其性而已矣君臣之義生於父子人非父不生非君

不治故有父斯有子有君斯有臣天地定位而父子君臣立矣父母生之續其世莫大焉有君之尊有親之親以臨於己養之存莫重焉知此則愛敬隆矣君子愛親而後愛人是之謂厚德敬親而後敬人是之謂厚禮若夫有愛心而不知愛親乃以愛人是心也無自而生焉有敬心而不知敬親乃以敬人是心也亦無自而生焉無自而生者無本也故謂之悖自內而出者順也自外而入者逆也以不施之親而施之他人是不知己之所由生也以爲順則逆不可以爲法故民無則焉失其本心則日入於惡故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不貴也君子存其心修其身爲順而不

悖言斯可道皆法言也行斯可樂皆善行也德義可尊作事可法所以表儀於民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德充於內故禮發於外美之至也以此臨民則民畏其敬而愛其仁則其儀而象其行故以德教先民而無不成政令率民而無不行也

第十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元宗曰平居必盡其敬　司馬曰恭己之身不近危辱

養則致其樂 音義養羊尚反

元宗曰就養能致其懽　司馬曰樂親之志

病則致其憂

元宗曰色不滿容行不正履

喪則致其哀

元宗曰擗踊哭泣盡其哀情

祭則致其嚴

元宗曰齋戒沐浴明發不寐　司馬曰嚴猶慕也

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元宗曰五者闕一則未爲能

事親者居上不驕

元宗曰當莊敬以臨下也

爲下不亂

元宗曰當恭謹以奉上也　司馬曰亂者干犯上

之禁令

狂醜不爭

元宗曰醜衆也爭競也當和順以從衆也　司馬曰醜類也謂己之等夷

居上而驕則亾爲下而亂則刑狂醜而爭則兵

元宗曰謂以兵刃相加

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音義養羊尚反

元宗曰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言上三事皆可亾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　司馬曰三牲牛羊豕太牢也三者不除憂將及親雖日具太牢之養爲孝乎　范曰居則致其敬者舜夔夔齋慄文王朝於王季日三是也養則致其樂者舜以天下養曾子養志是也病則致其憂者

武王養疾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是也喪與祭孝之終也備此然後能事親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皆恐危其親也居上而驕則天子不能保四海諸侯不能保社稷爲下而亂則入刑之道也在醜而爭則興兵之道也孝莫大於安親三者不除災必及親雖能備物以養猶爲不孝也

第十一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元宗曰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　司馬曰五刑之屬三千者異罪同罰合三千條也

要君者無上音義要一傜反

元宗曰君者臣之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

司馬曰君令臣行所謂順也而以臣要君故曰無上

非聖人者無法

元宗曰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　司馬曰聖人道之極法之原也而非之是無法

非孝者無親

元宗曰善事父母爲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

此大亂之道也

元宗曰言人有上三惡豈惟不孝乃是大亂之道

司馬曰無上則統紀絶非法則規矩滅無親則

本根靡三者大亂之所由生也　范曰人之善莫大於孝其惡莫大於不孝故聖人制刑不孝之罪爲大君者臣之所稟令也而要之是無上聖人者法之所自出也而非之是無法人莫不有親而以孝爲非則是無其父母此三者致天下大亂之道也聖人制刑以懲不孝要君非聖之人所以防天下之大亂也

第十二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

元宗曰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　司馬曰親愛謂和睦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元宗曰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
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　司馬曰蕩
滌邪心納之中和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元宗曰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
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禮者敬而已矣

元宗曰敬者禮之本也

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
一人則千萬人悅

元宗曰居上敬下盡得懽心故曰悅也　司馬曰
天下之父兄君聖人非能徧致其恭恭一人則與

之同類者千萬人皆悅

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司馬曰所守者約所獲者多非要而何　范曰孝

於父則能和於親弟於兄則能順於長故欲民親

愛禮順莫如教以孝弟樂者天下之和也禮者天

下之序也和故能移風易俗序故能安上治民夫

風俗非政令之所能變也必至於有樂而後治道

成焉禮則無所不敬而已天下至大萬民至衆聖

人非能徧敬之也敬其所可敬者而天下莫不悅

矣故敬人之父則凡爲人子者無不悅矣敬人之

兄則凡爲人弟者無不悅矣敬人之君則凡爲人

臣者無不悅矣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者以此道也

聖人執要以御繁敬寡而服衆是以不勞而治道成也

第十三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元宗曰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

元宗曰舉孝悌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也

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元宗曰舉臣道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臣者無不

敬其君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元宗曰愷樂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爲天下蒼生之父母也　司馬曰愷樂悌易也樂易謂不尙威猛而貴惠和也能以三道教民者樂易之君子也三道既行則尊者安乎上卑者順乎下上下相保禍亂不生非爲民父母而何

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范曰君子所以教天下非人人而諭之也推其誠心而已故教民孝則爲父者無不敬之教民弟則爲兄者無不敬之教民臣則爲君者無不敬之矣君子所謂教者孝而已施於兄則謂之弟施於君

則謂之臣皆出於天性非由外也體以強教之悌以悅安之惟其職是教也父母之於子未有不愛而教之樂而安之也至德者善之極也聖人無以加焉故曰順民而不曰治民孝者民之秉彝先王使民率性而行之順其天理而已矣故不曰治

第十四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元宗曰以孝事君則忠

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元宗曰以敬事長則順　司馬曰長謂卿士大夫凡在己上者也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元宗曰君子所居則化故可移於官也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音義行下孟反

元宗曰修上三德於內名自傳於後代 范曰君者父道也長者兄道也國者家道也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忠矣以事兄之心而事長則順矣以正家之禮而正國則治矣君子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悌於兄而不順於長理於家而不治於官者也故正國之道在治其家正家之道在修其身修身之道在順其親此孝所以為德之本也

第十五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

司馬曰謂養致其樂居致其恭慈亦愛也內則曰

慈以旨甘

安親揚名

司馬曰安親不近兵刑揚名立身行道

則聞命矣

司馬曰四者包攝上孔子之言

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元宗曰事父有隱無犯又敬不違故疑而問之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元宗曰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司馬曰天下至大萬機至重故必有能爭者及七人然後能無失也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元宗曰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爭謂諫也言雖無道為有爭臣則終不至失天下亾家國也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音義離力智反

元宗曰令善也益者三友言受忠告故不失其善名　司馬曰士無臣故以友爭

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元宗曰父失則諫故免陷於不義　司馬曰通上下而言之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元宗曰不爭則非忠孝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范曰父有過子不可以不爭爭所以爲孝也君有過臣不可以不爭爭所以爲忠也子不爭則陷父於不義臣不爭則陷君於無道至於失國故聖人深戒從父之令古者天子設四輔及三公卿大夫士皆有諫職至於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獻藝庶人傳言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耆老敎誨所以救過防失之道至矣然而必有爭臣焉爭者諫之大者也諫而不入則犯顏引義以爭之不聽則不止故必有力爭者至於七人則雖無道猶可以不失天下諸侯必有五人乃可以不失其國

大夫必有三人乃可以不失其家言爭臣之不可無也人君惟能儆戒於無形受諫於未然使忠臣不至於爭則何危亂之有

第十六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元宗曰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　司馬曰王者父天母地事父孝則知所以事天故曰明事母孝則知所以事地故曰察

長幼順故上下治（音義長丁丈反）

元宗曰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之化理　司馬曰長幼者言乎其家上下者言乎

其國能使家之長幼順則知所以治國之上下矣

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元宗曰事天地能明察則神感至誠而降福祐故曰彰也　司馬曰神明者天地之所爲也王者知所以事天地則神明之道昭彰可見矣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元宗曰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元宗曰言能敬祀宗廟則不敢忘其親也

修身愼行恐辱先也

元宗曰天子雖無上於天下猶修持其身謹愼其

行恐辱先祖而毁盛業也

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元宗曰事宗廟能盡敬則祖考來格享於克誠故曰著矣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元宗曰能敬宗廟順長幼以極孝悌之心則至性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故曰無所不通　司馬曰通於神明者鬼神歆其祀而致其福光於四海者兆民歸其德而服其教鬼神至幽四海至遠然且不違況其邇者烏有不通乎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元宗曰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　范曰

王者事父孝故能事天事母孝故能事地事天以事父之敬事地以事母之愛明者誠之顯也察者德之著也明察事天地之道盡矣長幼順者其家道正也上下治者其君臣嚴也事父母以格天地正長幼以嚴朝廷上達乎天下達乎地誠之所至則神明彰矣天子者天下之至尊也承事天地以教天下則以有父也貴老敬長以率天下則以有兄也宗廟致敬非祭祀而已也修身愼行恐辱及宗廟也鬼神之爲德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爲之宗廟以存之則可以著見矣孝至於此則鬼神享其誠而致其福四海服其德而順其行格於上下旁燭幽隱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

所墜無所不通四方之人豈有不思服者乎

第十七章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

元宗曰上謂君也進見於君則思盡忠節

退思補過

元宗曰君有過失則思補過　司馬曰掩上之過惡

將順其美

元宗曰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　司馬曰將助也上有美則助順而成之

匡救其惡

元宗曰匡正也救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

司馬曰上有惡則正救之

故上下能相親也

元宗曰下以忠事上上以義接下君臣同德故能相親　司馬曰凡人事上進則面從退有後言上有美不能助而成也有惡不能救而止也激君以自高謗君以自絜諫以爲身而不爲君也是以上下相疾而國家敗矣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元宗曰遐遠也義取臣心愛君雖離左右不謂爲遠愛君之志恆藏心中無日暫忘也　范曰入則父出則君父子天性君臣大倫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忠矣故孔子言孝必及於忠言事君必本於

事父忠孝者其本一也未有舍孝而謂之忠違忠而謂之孝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此四者事君之常道也進則思所以規諫退則思所以儆戒頌君之美而不爲諂防君之惡而不爲激是故君享其安逸臣預其尊榮此上下相親之至也若夫君有大過則諫諫而不可則去此豈所欲哉蓋不得已也夫君子之愛君雖在遠猶不忘而況於近可不盡忠益乎

第十八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

元宗曰生事已畢死葬未見故發此章

哭不偯音義偯於豈反俗作哀非

元宗曰氣竭而息聲不委曲

禮無容

元宗曰觸地無容

言不文

元宗曰不為文飾　司馬曰皆內憂不暇外飾

服美不安

元宗曰不安美飾故服衰麻

聞樂不樂音義不樂音洛

元宗曰悲哀在心故不樂也

食旨不甘

元宗曰旨美也不甘美味故疏食飲水

此哀戚之情也

司馬曰此皆民自有之情非聖人強之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

司馬曰禮三年之喪三日不食過三日則傷生矣

毀不滅性

司馬曰滅性謂毀極失志變其常性也

此聖人之政也

元宗曰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　司馬曰政者正也以政義裁制其情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元宗曰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

知有終竟之限也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
元宗曰周尸爲棺周棺爲椁衣謂斂衣衾被也舉
謂舉尸內於棺也
陳其簠簋而哀慼之
元宗曰簠簋祭器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慼也
司馬曰謂朝夕奠之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元宗曰男踊女擗祖載送之　司馬曰謂祖載以
之墓也擗拊心也踊躍也
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元宗曰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元宗曰立廟祔主之後則以鬼禮享之　司馬曰送形而往迎精而返爲之立主以存其神三年喪畢遷祭於廟始以鬼禮事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元宗曰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司馬曰言春秋則包四時矣孝子感時之變而思親故皆有祭

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元宗曰愛敬哀慼孝行之始終也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　司馬曰夫人之所以能勝物者

以其衆也夫幼者非壯則不長老者非少則不養
死者非生則不藏愛之篤者莫若父子故聖人因
天之性順人之情而利導之教父以慈教子以孝
使幼者得長老者得養死者得藏是以民不夭折
棄捐而咸遂其生日以繁息而莫能傷故孝者生
民之本也　范曰古者葬之中野厚衣之以薪喪
期無數後世聖人爲之中制中則欲其可繼也繼
則欲其可久也措之天下而人共守焉聖人未嘗
有心於其閒此法之所以不廢也是故苴衰之服
饘粥之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皆出於人情不安
於彼而安於此非聖人強之也三日而食三年而
除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不以死傷生毀不滅

性此因人情而爲之節者也死者人之大變也爲之棺椁衾爲使人勿惡也擗踊哭泣爲使人勿背也措之宅兆爲使人勿褻也春秋祭祀爲使人勿忘也情文盡於此矣所以常久而不廢也夫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可謂孝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孝之至也

孝經自註疏外坊間迄無善本里黨塾師束書不讀非所以教子弟也昔漢世期門羽林悉誦孝經今時類首之儒青衿之彥至有不能舉其文者何其陋也山陽丁柘唐夫子著孝經集註萃唐皇宋司馬氏范氏之註明白純正汰冗祛煩約而不蕪粹而不雜雖述古之文無所謂坿而劃僞存眞鑒別精審表章聖經厥功甚鉅鑲篤耆其書亟請栞板以廣流傳象勺之童鱣堂之士俾得人人諷誦端蒙養之初基正彝倫之大本亦人心風俗之一助也

咸豐丁巳夏四月鹽城受業陶鑲謹䟦